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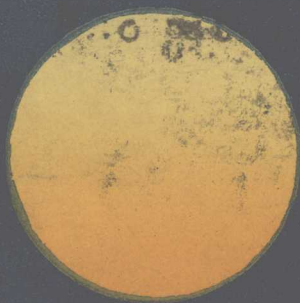
琼瑶等著

月满西楼

● 追踪十六年前的凶手

● 三侠护宝记

● 杨贵妃复活秘史



传奇精华



传 奇 精 华

徐君慧 陈 驹 许敏歧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传 奇 精 华

徐君慧 等编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60千

1986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0000册

ISBN 7—5363—0313—0/I·68 定价: 3.10元

《传奇精华》内容简介

武林传奇——

《三侠护宝记》

洗了手的独脚大盗尹中端，有三件稀世之宝，藏在一个秘密之处，唯一的线索是二十个字的暗语。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维扬镖局，四空和尚以及东洋人所操纵的金蛇帮，同时纠集高手前来盗宝，而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侠，为保国宝不至流入异邦之手，毅然挺身。于是，围绕着盗宝、夺宝，展开了一场敌我力量悬殊，动魄惊心的生死搏斗。

台湾爱情传奇——

《月满西楼》

一个女大学毕业生，无形中陷入了由一个乱七八糟的少女和一个疯疯颠颠的美男子所掀起的感情旋涡。她迷惘、惊惶，甚至愤怒，但凭着她的善良和真挚的爱，终于挣断了悲剧的罗网，拓出了一片甜蜜的伊甸园。

情节曲折，意境甜美。是台港当前最畅销书之一。

外国间谍传奇——

《天狼星行动》

只差几步便可登上南非总理宝座的迪特尔·格哈特，竟是个有二十多年资历的克格勃老牌间谍。这桩八十年代最大的间谍案，对所有西方国家无异是爆炸了颗超级核弹！此人对北约组织造成了巨大威胁。为了捕捉他，北约成员国的情报及反间谍部门几乎动用了全部力量，真可谓机关算尽，煞费苦心。

美国西部传奇——

《追踪十六年前的凶手》

一具十六年前惨遭枪杀的骷髅，使武功超群的大侦探鲍德雷开始了一场迷离扑朔，惊险曲折的追踪……阴谋、陷阱、遗孤、美人。全文情节离奇，险象迭起，读后令人回肠荡气，余味无穷。

历史人物传奇——

《杨贵妃复活秘史》

杨贵妃——唐玄宗的爱妃，流芳史册的美人。关于她的故事，在我国早已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白居易以《长恨歌》为她啼血声声，在亿万人的心头，引发出一股清凉的历史泪泉……

杨贵妃是真的被缢死于马嵬坡，还是复活在海外的“仙山”？是历史？是神话？当你读完这篇日本人写的缠绵悱恻、惊险曲折的《杨贵妃复活秘史》后，心里自有分晓。

当代人物传奇——

《强女》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过：“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

女人，就必定是弱者？

本篇的主人公嵇汉雄在生活道路上所经历的磨难和所承受的打击，悉须眉男子也亦难想象。如果莎翁泉下有知，定会在这位强女面前，宣布收回他那句在世间留传了数百年的“至理名言。”

目 录

三侠护宝记	宛 澄 (1)
月满西楼	琼 瑶 (89)
天狼星行动	雷 萌 (185)
追踪十六年前的凶手···刘易斯·拉穆尔 著 河清 译	(208)
杨贵妃复活秘史	〔日〕南宫博 (232)
强 女	肖复兴 (339)

三侠护宝记

宛 澄

第一章 不是男儿 敢胜男儿

万彩山庄的主人云松背着双手站在客厅门口，看着女儿舞剑。他不时微微点头，堆满皱纹的脸上也隐隐带着笑意。忽然，他从身边的果树上折下一根带叶的青枝，折成二寸左右的六段，喊道：“无双，留心！”手扬处，一段树枝挟着一股疾风向女儿打去。

云无双身子正凌空跃起，剑在身前，向前直刺。闻声两臂用力一抖，身体从横转直，又腾起三四尺高，手中剑向下一格，正好把那段树枝截为两段。云松不禁喊了声“好”，两手轻扬，余下的五段树枝又接连飞去。无双双足落地，闪

转腾挪，舞起一团剑影。转眼间，这五段树枝也已变成十段，纷纷落在地上。无双这才凝神屏气，收招站好

云松笑道：“好！一尘大师九年苦心，没有白费。”

他说的一尘大师，是一位武功高强而深藏不露的侠尼，九年前，她路经万彩山庄，发现年仅十二岁的云无双天资聪颖，练武素质上好，遂主动收为门徒。无双一去九年，几天前刚刚回来，方才舞给老父看的，就是一尘亲授的“天禽剑法”。云松见女儿的剑法出神入化，心中自然高兴。但一转念，却又长叹了一声：“可惜，你不是个男儿……”

无双娇嗔地刚要答话，云松的大弟子病达摩胡信领着一位白面短颈的胖老头走了进来。胡信赶前几步：“师父，京城维扬镖局林总镖头来了。”

胖老头哈哈笑着拱手：“云兄，恕小弟冒昧，没等通禀，我就跟着胡老弟闯进来了。”这胖老头金刀林志远也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和云松是多年的老友。可是，自从云松退居出岫谷万彩山庄，已有几年不曾来往。云松让女儿拜见，将林志远让进了客厅。又吩咐胡信预备酒饭。林志远摆道：酒饭小弟下次叨扰。我还有事，少时就走。今日小弟前来，有一件要事相商。”

云松见他说得郑重，便对女儿、徒弟说：“你们去吧。”

胡信躬身退出。无双好奇，出了客厅，绕到后边，见后窗半开，便在窗下停住偷听。

云松在胡信、无双走后，把茶杯向林志远面前推了推：“志远，什么事？”

林志远端起茶杯，喝了两口，一伸拇指道：“一件大

事。”

原来离出岫谷八十多里有个蒲柳镇。镇上有尹中端，早年纵横江湖，是有名的独脚大盗。五年前突然洗手不干，退隐于偏僻的蒲柳镇。尹中端只有个独生儿子名叫蜚生。因为尹中端认为做强盗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不准儿子习武，自幼攻读诗书。尹中端和林志远虽然一个身在绿林，另一个身在镖行，却有同门之谊，尹中端是林志远的师兄。所以从前尹中端横行燕赵一带，唯独对维扬镖局保的镖，从来不动一指。尹中端退居蒲柳镇之后，把儿子送进京城读书，林志远为酬答他这位师兄的情义，便叫蜚生住在自己家中。每过半月二十天，蜚生便回镇看望父亲一次。

十天之前，尹蜚生又借了维扬镖局的马，回家探亲。由于路上耽搁，回到蒲柳镇时，已经夜静更深。

他家住在蒲柳镇北口外的山坡上，独门独院，地势十分偏僻。蜚生在门外拴好马，便发觉家里情况异常：历来关得很紧的院门大开着。他急忙走进去，却被老家人陈四的尸体绊了一跤。他心惊胆战地爬了起来，只见上房中昏昏暗暗，一灯如豆。他战战兢兢走进上房，发觉父亲满身是血躺在门旁。他吓得一声怪叫，边哭边要往外跑。尹中端却只是伤重昏迷，被他一叫，居然又醒了过来。他叫住儿子，让他拨亮灯火，扶自己坐起，喘息半晌，才告诉儿子：五年前他得的三件稀世奇珍，业已藏在一个地方。今夜突然来了几个武林高手，逼他说出藏宝的地方，他誓死不说，被折磨到遍体鳞伤，昏死过去。那些人以为他死了，在房中搜寻了良久，才走了。

蜚生抱着父亲的上半身，环顾房中，只见大小物品都被

翻了个个儿，狼藉不堪。他含泪追问：是谁伤害了父亲？尹中端此时脸色越来越不好，他突然伸手指着滚落炕边的一对铁球：“拿……拿来……”这对铁球平时尹中端总拿在手中团弄，磨得精光锃亮。从前尹中端还拿它当暗器使用，出手能打出七八丈远。蜚生忙轻轻放下父亲，拿过铁球。尹中端微一摇动铁球，听了听声音，马上选了一个，放在炕沿上，拚命地一砸，竟把铁球砸裂，露出一个白布条来。尹中端这时已无力说话，只伸出一个手指指着布条。蜚生拿起布条，凑近灯光，见上面写着核桃大小的二十个字：“飞天九尺九，猿狐也惊心。峰岭相连处，一尺一藏珍。”刚刚看罢，就听见尹中端喉中作响，已是气绝身亡！蜚生刚要扑过去痛哭，门口扑来一阵疾风，一个矮胖和尚飞也似的跃进房中，右手夺过蜚生手中布条，左手一掌正好打在蜚生右胸。蜚生被这一掌震得腾空跌出，落到炕上靠后墙处，只觉得胸部剧疼。那和尚也把布条凑到灯下去，去看上面的字迹。没想到刷的一闪，从门外又跳进一人，这人身法更快，也是伸手便抓布条。但和尚已经觉察，急忙缩手，两人一合一分，各跳开去，每人手上都抓着半幅布条。

后来的人身材很高，窄窄的脸煞白煞白，两条眉歪斜向下，十分丑怪。他冷森森一笑道：“四空，把你手里的布条给我，饶你不死！”

和尚“哼”了一声道：“白无常！人有先来后到，该是你把布条还我！”

两人说着，便动起手来，打来打去，打到房外去了。蜚生忍着伤疼，开了后窗，爬出房外，从后门溜出，转到前面，且喜那匹马还在原地拴着。他悄悄解开绳子，爬上马鞍，猛

一挥鞭，打马便逃。那四空和白无常想是争布条心切，虽听见马声，却未追赶。

尹蜚生上了大路，胸疼更剧，后来吐了口血，便昏了过去，幸好那匹马识途，仍然循着大路直奔京城。走了许久，蜚生才又醒过来，勉强支撑着，直到次日上午，才回到林志远家。

听罢这段话，云松问：“那尹蜚生呢？”

“死了！”林志远叹了口气，“凶僧四空人称毒手罗汉，他这一掌，别说是尹蜚生，就是我林志远只怕也禁受不住。我虽然千方百计请医调治，还是没保住他这条小命。他是三天前咽的气。”

“志远，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嘛，”林志远用手摸了摸短须，“尹蜚生告诉我，他父亲得到的三件珍宝，是汉衣、唐珮、宋五冠。汉衣，是汉代的金缕玉衣，金丝编织，上面还有九九八十一块碧玉；唐珮是唐朝皇帝佩带的九龙白玉珮，一块长方形的 美玉，上面雕有九条龙；宋五冠是宋朝皇帝的皇冠，也是纯用金丝编成，还镶有九颗明珠！这三件都是国宝，价值连城。”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云松一眼。云松却默默坐着，毫无表示。

林志远轻轻咳嗽一声，又喝了口茶：“云兄，蜚生已死，三件奇珍成了无主之宝。我们为何不可以设法取而得之？”

云松说：“取而得之？”

林志远用手指轻轻敲着桌案道：“可要想取到这三件珍

宝，谈何容易呀！一是藏珍之处不明，虽然有我师兄留下的二十字提示，但词意迷离，谜底难破。二是花香引蝶，宝贵招贼，觊觎珍宝者甚多。四空一伙，艺高 手辣，已是不好惹；白无常、笑判官，人称‘中州双煞’，更难对付。近几年他二人更和‘蛇岛三凶’勾结在一起，专门搜寻奇珍异宝，文物古玩，杀人劫宝之后，运往蛇岛，再重价卖给东洋人、西洋人。‘蛇岛三凶’中的大头鲨石田，据说本来就是 个东洋人。”

云松听到此处，不觉“哦”了一声。林志远趁机话锋一转：“我想，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我们拿到手中。说实话，办大事必须度德量力。小弟在武林中虽然小有虚名，对付四空一伙，还有点把握，中州双煞，就难以制服，再加上蛇岛三凶，恐怕我志有未逮哇！因此，我想到了云兄你，还想到了太极剑陈无忌陈老前辈。我手下人手不少，你们二位又都是桃李盈门。云兄，咱们三股绳拧成一股，珍宝到手，先尽你们二位挑选，给小弟我随便留一件就行了。不知尊意如何？”

“志远。”云松缓缓地站起身来，“你我相交二十余年，你应当知道我云松的性情。”

“云兄——”

“你看，”云松用手一指墙上挂的一幅草书，那是“清心寡欲”四个大字，“这是我的座右之铭。劳你空走一趟，抱歉，抱歉。”

林志远脸色一变：“云兄，你这是真心话？”

云松淡然一笑：“志远，你几时听云某讲过一句假话。”

林志远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后悔找错了人，更后悔不该把事情全部如实奉告；尤其后悔的是，把那“二十字”也告诉了对方！谁知云老儿不肯参与，这是真是假？也许他口说不干，背地里却自己去找珍宝呢？唉！“云兄，道不同不相与谋，云兄不愿参与，小弟不敢强求。不过，刚才小弟说的话，万万不可为外人道。”

“这个，你放心。”

金刀林志远懊丧地走了。

第二天，云无双也失踪了。在她的闺房之中，琴桌之上，留着一张素笺，上面写着一首小词：

十年书剑磨肝胆，不是男儿，敢胜男儿。且向天涯斗虎狮！

奇珍异宝神州物，不予东夷，不予西夷。此是蛾眉报国时。

云松看到这张素笺之时，他的独生女儿云无双已经只身匹马，循着燕山脚下的大路，走出了几十里。

第二章 怕老鼠的男儿 胆包身的姑娘

燕山脚下的大石桥，是方圆百里以内最大的镇子。而镇东面的石佛寺，也是这一带最大的庙宇。大石桥西北约十多里，便是尹中端生前居住的蒲柳镇。蒲柳镇没有客店，大石桥由于座落在大路近旁，就有两家车马大店和三家设备较好的客店。每年四月，石佛寺有一年一度的庙会，前后延续七八天，是客店营业最兴旺的日子。今年，庙会早就过了，几

家客店却又突然住进不少客人，真使几位店掌柜喜出望外。

四喜店的掌柜孙四喜尤其高兴。他的客店，前院的三大间通铺，十八个铺位，于今只空着三个；后院和东西两个小跨院的二十个单间，如今也只空着一间。是呀，住店的客人有点奇怪，睡通铺的都带着铁锹、镐头，每天上山，回来时都累得站着就要打盹儿。上山挖什么呢？人家是讳莫如深。孙四喜问过一次，碰了个硬钉子：“少打听！你开店我们住店。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别的，掌柜的就休问了。”东街来半店，对门四海店，住的人也带着锹镢之类。怪！

这天傍晚，孙掌柜正坐在门口乘凉，又来了一位客人。这客人是一位寒光照人的美少年，他牵着一匹白马，捏着一个小包袱，还有一口长剑，他开口就问可有好房，可有单间。

孙四喜满脸陪笑，叫伙计接过缰绳去蹿马、喂马。“客官，小店是大石桥最好的店房。单间，正好还有一间，您这边请。”他领着少年进了东跨院，打开了一个单间。少年看了看，屋子不大，倒很洁净，但与隔壁的房间之间，却有一扇门。

少年不禁一皱眉：“掌柜的，我要的是单间！”

“是呀，这就是单间。”

“怎么这儿有门？”

“啊，这个呀，客官，这原本是个里外间。”孙四喜走过去，用力推了推门，门推不开：“客官您看，都钉死了！”

少年客人也走过去，推了推门。“还是……不好！你怎么不拿砖堵住！还有空房没有？没有了？能不能……给我换一间？”孙四喜挠挠头：“人家都安置好了，我让人家搬

家，那不是找着挨骂？”

少年噘着嘴把包袱扔到床上。“隔壁住的是什么人？是男的，是女的？说呀！”

“住的是一位少年书生。比您略为年长，人很好，长得也俊。要是跟您并肩一站，真能认成哥儿俩……”

“废话！”少年瞪了他一眼，沉吟片刻：“好吧，就要这间。”

孙四喜给客人沏上了茶，伙计打来了洗脸水。孙四喜道：“客官，您歇着。”刚刚要走，少年又把他叫住，往西跨院一指：“那个院住满了？住的是什么人？”孙四喜道：“早已住满，什么人，说不清。”不过，开店的话多，临出门，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好像有城里镖局子的人。”少年听了，点了点头。

西跨院里住的确实有维扬镖局的人。他们平素保镖，常从这条路上往来。因此孙四喜认出一两个人来。

在西跨院的正房里，金刀林志远正和太极剑陈无忌的大弟子铁剑金梭杜天长密谈，在座的还有林志远的盟弟、镖师半截塔姜绪和维扬镖局武功最高的老镖师闪电手屠刚。

杜天长论年龄不过四十出头，是座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但他是陈无忌的掌门大弟子，武功造诣和声望均在其余三人之上，因此林志远等对他都十分尊重。他坐在房中唯一的一把太师椅上，摇着一把洒金折扇，慢悠悠地说道：“已经查明，那两家客店住的人，确实都是毒手汉四空一伙。”

屠刚道：“是呀，有四空，有他那个姘头半枝梅尹大姑和他们的两个义女。这两个丫头本是苗族，会打飞刀，刀尖都是用毒药浸过的。”他讲这番话是要傲气十足的杜天长知

道知道：维扬镖局的人也不是白吃干饭的。“还有，四空还请来了两位高手。”

杜天长撇着嘴淡淡一笑：“桑林二鸟，论轻功确是出类拔萃，论打斗，也不过是四空一流。真正棘手的，还是——金、蛇、帮！”

姜绪问道：“金蛇帮？”

“是呀，”杜天长压低声音，“几年前，中州双煞归附了蛇岛三凶，他们就合立了金蛇帮。听家师说，蛇岛三凶中的老二本是东洋人，是前明时沿海倭寇头子石田满的后代，他从小学过东洋的武功，十五岁来到我国，前后拜了少林、武当、太极、形意几门的名师学艺，后来被武林怪杰路花子看中，带到青城山传艺八年。路花子死后，这小子自己以姓为名，起了个汉名石田，成了江湖一霸。专门抢劫贵重珍宝古玩，偷运出去，卖给洋人。后来在海上发现了蛇岛，想据为巢穴，却制服不了满岛的毒蛇，这才与蛇阎罗宇文寿勾结起来。如今，金蛇帮群凶毕集，这是专门物色奇珍异宝，古玩文物，杀人掠物。巧取豪夺，东西到手后先运往蛇岛，再高价出售于海外。现在金蛇帮的头子，以三凶为首，双煞算是四当家、五当家。实际上还是石田拿大权。这人的武功，心计都在群凶之上，极为阴险毒辣。这次寻取藏珍，我们的主要对手是金蛇帮，是大头鲨石田！”

听罢这番话，林志远眉头间挽了个疙瘩。他对中州双煞了解较多，光这两人已觉不好对付。如今要对付的竟是整个金蛇帮！他更觉忧心如焚。在万彩山庄碰了壁，他去求陈无忌，陈无忌也是视财宝如粪土的人物。多亏当时想起了自己和尹中端的先师苍山老人还曾把一部武林秘笈——天龙剑法给

尹中端，尹中端因为内功根基差，学而无成。据螭生讲，这部秘笈，他父亲也许和三宝一同埋藏了。太极剑陈无忌于宝无心，倒十分挂念这部书。才派出了以杜天长为为首的四大门人来帮忙，如可能，让他们找找这部书，还答应到紧要关头他也亲自出马。林志远想和杜天长商量一下：请陈无忌快点来。但看了杜天长一眼，又把这句话咽下去了。杜天长傲气十足，现在提出请陈无忌早来，他不会同意，还可能认为林志远小看他。

这时，杜天长又说：“姜兄，本店住的外人，都查看过了吗？有没有可疑之人？”

“查看过了。”姜绪微微欠了欠身子，“有几个确是行贾客商。此外，就是东跨院住了个书生。”

“书生？”

“一个文弱书生。长得倒是很俊，活象戏班子里唱小旦的。”姜绪微笑着说。

屠刚道：“手里总拿着一把大扇子，那扇子倒有点怪——长得出奇。”

“哦。”杜天长沉吟了一下：“他住了多久了？晚间怎么样？”

姜绪说：是咱们到这以后的第二天住进来的。当时我也有点疑心。一连三夜，我都查看过。他总是挑灯读书、写字，摇头晃脑地吟什么诗——一副酸儒相。”

“今天又来了一个。”屠刚说，“也住进了东跨院，我方才正好碰见掌柜的领他进去。这个，又是个翩翩美少年。哦，后来的这位可拿着一口剑！”

“书生带剑，不过是装样子，壮胆子。”姜绪说，“还